

海嘯買日本屋

翠袖乾坤 伍淑賢

旅居日本的朋友回港度假，說起無端買了房子的經過。朋友在日本秋田教書，跟丈夫租屋住，小平房離不在市中心，月租也近萬港元。三月日本地震海嘯後，她沒做逃兵，留下來上課，周末還跟丈夫開車去災區一帶拍照，了解人們的境況。朋友信佛，邊開車邊為死者誦經。

有次她和丈夫到秋田市郊，本來是無目的地遊逛，無意中看見一座兩層高平房，約二千平方呎實面積，三面花園，兼三個車位，樓下是客廳飯廳，樓上兩個睡房，一個和式一個洋式。屋主是個婆婆，兒女大了，都住在東京，叫她快賣掉房子去東京跟他們住。本來地震前就放盤了，來不及賣就遇上海嘯，現在更乏人問津。朋友一問，真是海嘯買屋，現在更乏人問津。朋友一問，真是海嘯買屋，現在更乏人問津。朋友一問，真是海嘯買屋，現在更乏人問津。

紅瓦綠樹老房子

海閣天空 蘇狄嘉

「紅瓦綠樹，碧海藍天」是青島風光的經典寫照，無論是在海拔一百米高的信號山，或是六十米高的青島山山頂上，望眼都是紅、綠、藍、黃四個顏色。為何會有黃色？不就是青島著名的老房子建築！

青島文化名人故居是遊覽青島的重要景點，名人故居大多集中在小魚山腳下的魚山路和福山路，走到萊陽路的時候，你會在路邊的石牆上看見一塊塊標註四週名人故居的銘牌，仔細一數，將近二十個，我詫異着在這這短短的幾段小路上，竟然會有如此多的名人曾在此居住。

東方鐵達尼號

客聚 黃仲鳴

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間，國共大戰，國民黨兵敗如山倒。往來上海與基隆的太平洋輪，成為運送國民黨撤退軍民到台灣的重要交通工具。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七日晚，盛載逾千人和數百噸的物資，在舟山群島外海與一艘由基隆開出、滿載木材與煤炭的建元輪相撞，兩船俱沉，近千人淹死在冰冷的水裡。據官方公布，生還者有三十六人，太平洋輪三十四人，建元輪二人，另有三人被軍艦救起，一人自行脫險，即是這一場海難，共有四十三人生還。

幸福是一朵人造花

朋友最近有個不小的困惑。他很美麗，也很著名的母親去世了，巨大的悲痛使他很長時間都不能做甚麼，每天暮色蒼茫時分，他會到母親生前獨居的房子裡，發呆。然後，差不多半年後，他終於覺得應該動手做點甚麼了，他第一想到的，就是給母親書桌上的清水蓮換水。

幸福是一朵人造花

在那動輒死傷百萬的年代，千人的死難，算得了甚麼？國共雙方，有誰會記下這大時代的一點波瀾？這書不僅記下了倖存者的證詞，還採訪了死難者的家屬和後代，其中有我們港人熟悉的，最年長的馬拉松長跑選手葉倫明；還有當時年紀尚幼，因吐奶而令母親退了船票，改搭飛機抵台的鄭培凱。吐奶而救了他自己，和全家的鄭培凱，現為城大教授、詩人、散文家。

太平洋輪是客貨輪，罹難者幾全是它的旅客。盛傳船上還載有不少黃金，故有「黃金船」的說法。而旅客的掙扎求生，在茫茫黑夜大海中的呼救、慘號、哭叫，與鐵達尼號的沉沒同樣驚心動魄、撼人心弦。太平洋輪就是東方鐵達尼號。

幸福是一朵人造花

可是，就在此時，他才發現，原來這朵清水蓮是一朵人造的花。也就是說，是一朵仿得很真的假花。他跌破眼鏡一樣，把那朵美麗的清水蓮看了又看，他不相信母親供奉在書桌上的是一朵假花。他給母親的密友打電話，談及此事。他說，我知道母親是最厭惡虛偽造作的，尤其不喜假花。假如有人送她假花，她一定認為是對她的羞辱。母親親密的困惑也不亞於他的，她說，她也不能確定，因為她也知道母親的性情。高貴的母親從來就是寧肯其無，不肯將就的人。

幸福是一朵人造花

朋友最近有個不小的困惑。他很美麗，也很著名的母親去世了，巨大的悲痛使他很長時間都不能做甚麼，每天暮色蒼茫時分，他會到母親生前獨居的房子裡，發呆。然後，差不多半年後，他終於覺得應該動手做點甚麼了，他第一想到的，就是給母親書桌上的清水蓮換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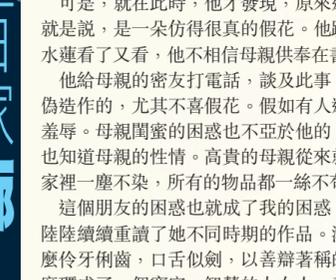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就在此時，他才發現，原來這朵清水蓮是一朵人造的花。也就是說，是一朵仿得很真的假花。他跌破眼鏡一樣，把那朵美麗的清水蓮看了又看，他不相信母親供奉在書桌上的是一朵假花。他給母親的密友打電話，談及此事。他說，我知道母親是最厭惡虛偽造作的，尤其不喜假花。假如有人送她假花，她一定認為是對她的羞辱。母親親密的困惑也不亞於他的，她說，她也不能確定，因為她也知道母親的性情。高貴的母親從來就是寧肯其無，不肯將就的人。

幸福是一朵人造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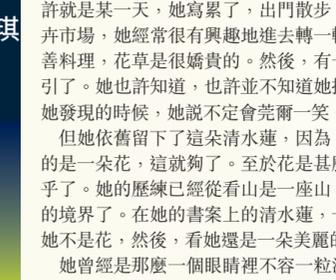
可是，就在此時，他才發現，原來這朵清水蓮是一朵人造的花。也就是說，是一朵仿得很真的假花。他跌破眼鏡一樣，把那朵美麗的清水蓮看了又看，他不相信母親供奉在書桌上的是一朵假花。他給母親的密友打電話，談及此事。他說，我知道母親是最厭惡虛偽造作的，尤其不喜假花。假如有人送她假花，她一定認為是對她的羞辱。母親親密的困惑也不亞於他的，她說，她也不能確定，因為她也知道母親的性情。高貴的母親從來就是寧肯其無，不肯將就的人。



一部航向台灣的悲慘故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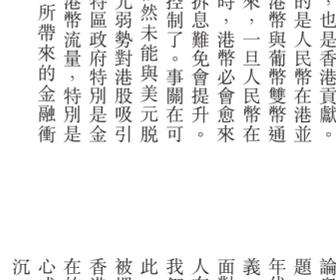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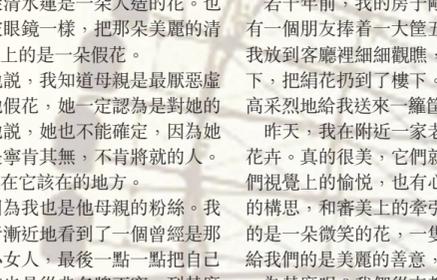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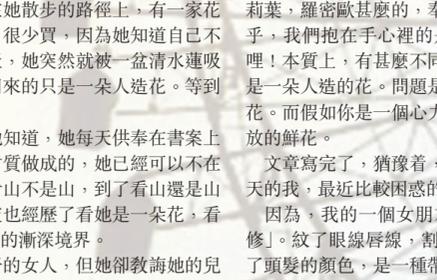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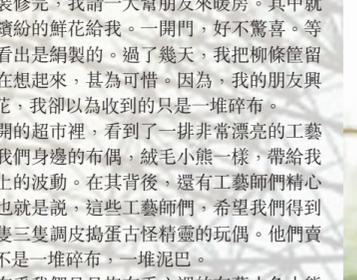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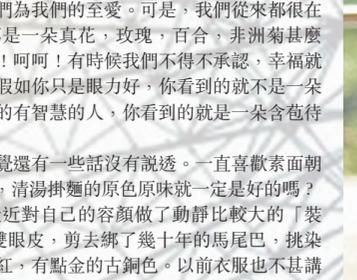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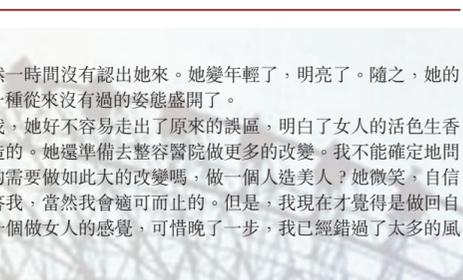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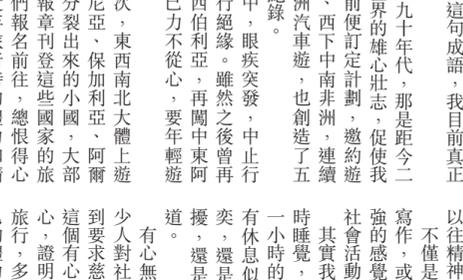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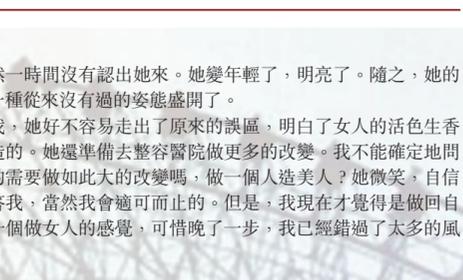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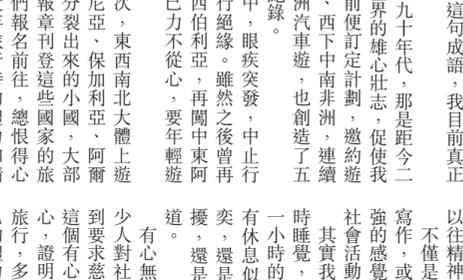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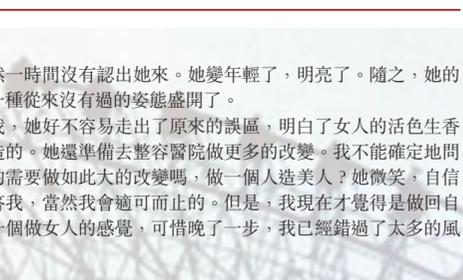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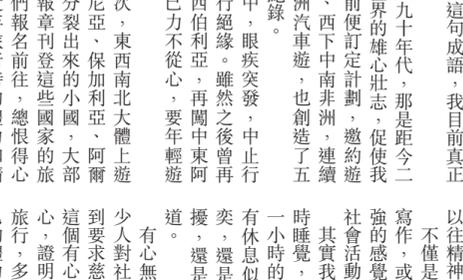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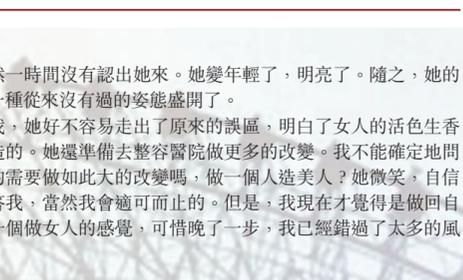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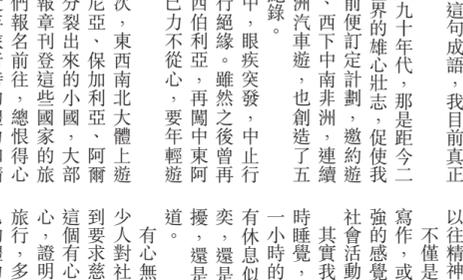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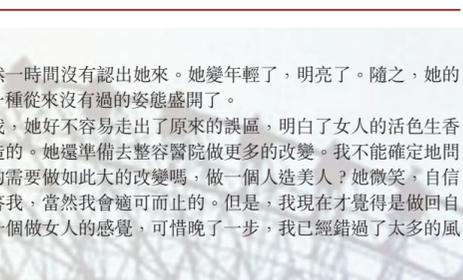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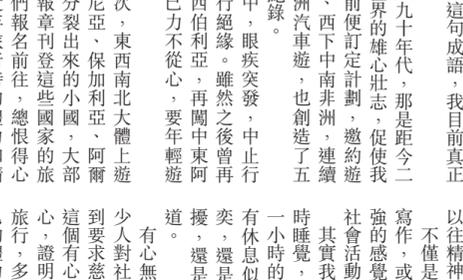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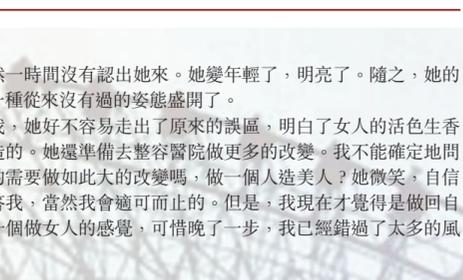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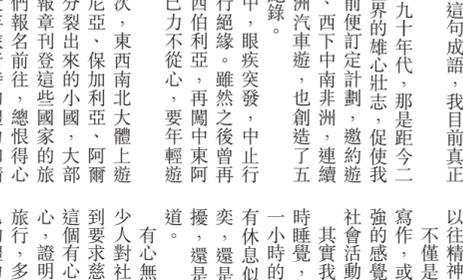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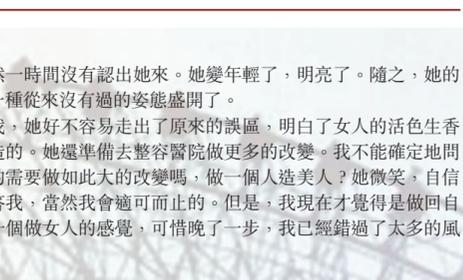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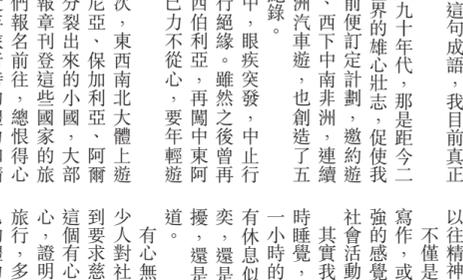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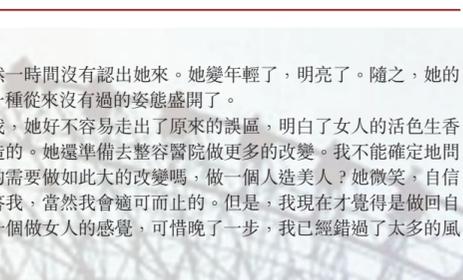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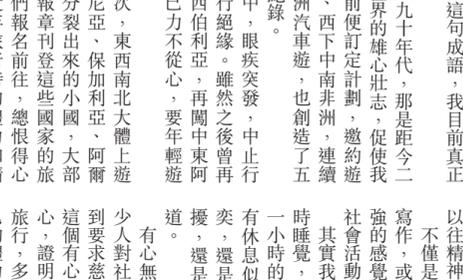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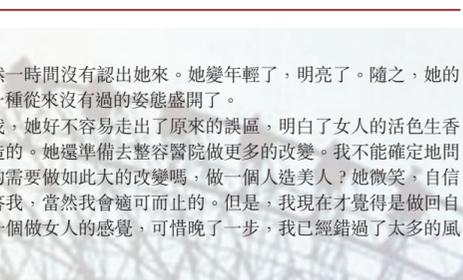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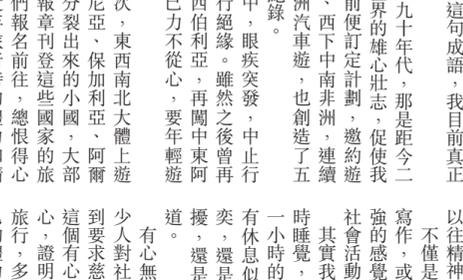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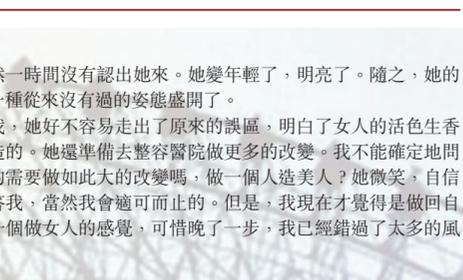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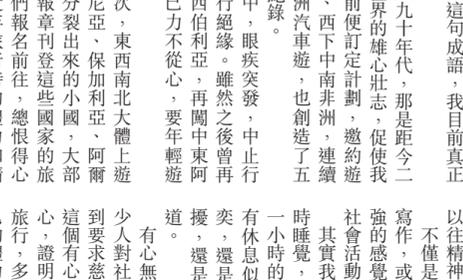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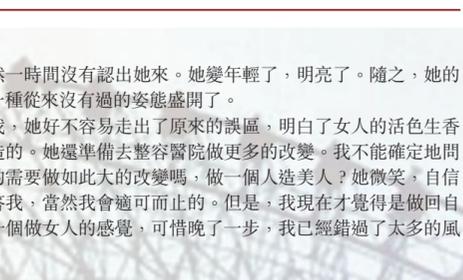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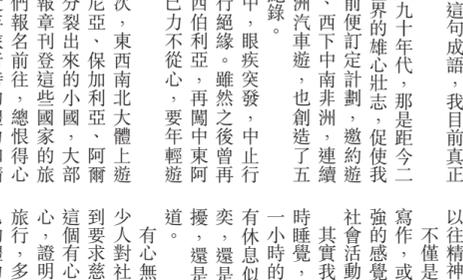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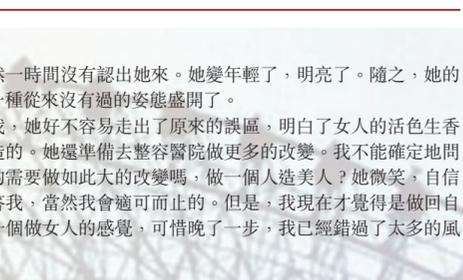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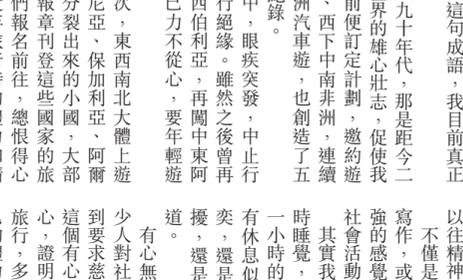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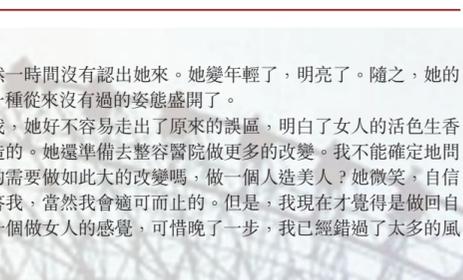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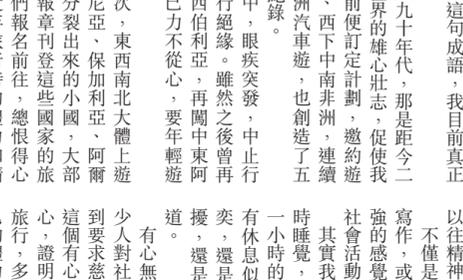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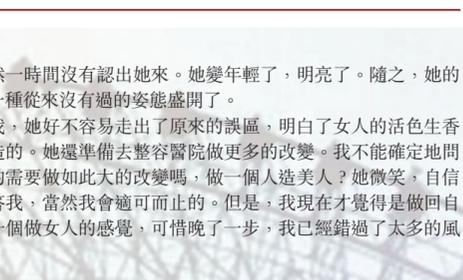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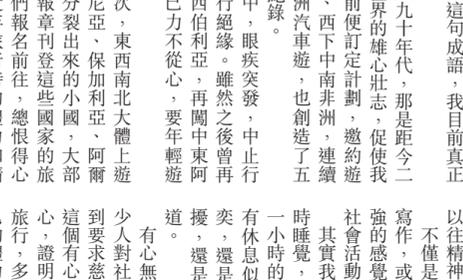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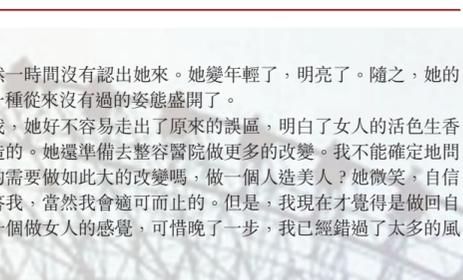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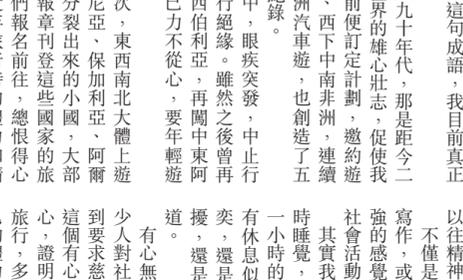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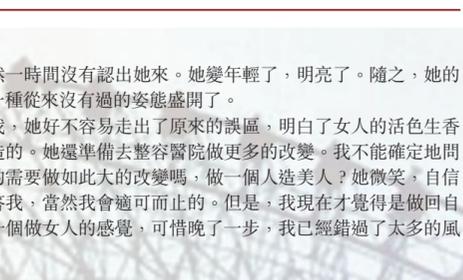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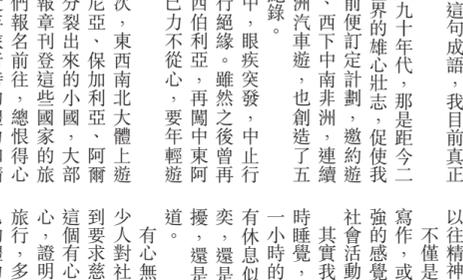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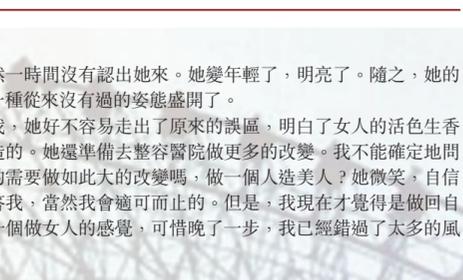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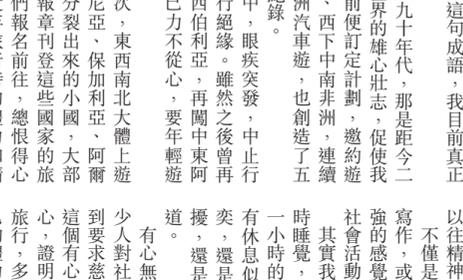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



阿琪